

为了人生第一声响亮的啼哭



儿科副主任叶鸿瑁的学生韩彤妍在北京市卫生计生委“关爱妇幼人”报告会上介绍叶教授的先进事迹

大家好!我叫韩彤妍,是北京第三医院儿科副主任,我报告的题目是《为了人生第一声响亮的啼哭》。

从我踏入北医三院儿科第一天算起,到现在,已经有16年了。在这16年里,我的导师叶鸿瑁教授的话时常萦绕在我耳边“当大夫,不能浮躁,必须要踏踏实实做事,当儿科大夫,更得这样”。这些年来,在叶老师身边耳濡目染,感受着他的为人和做事。感受着他坚持这样的原则,为了能让新生儿在生后第一分钟——“黄金60秒”内发出响亮的啼哭,尽心尽力!

1962年,北京医科大学医疗系毕业、身高1.75米的叶老

师,被告之分到了儿科。“我当时就蒙了,我一个大男人,看见那么小的孩子都不知道该怎么抱,孩子要是一哭,更是手足无措呀……”叶老师至今清楚地记得当年的情景。但是,本着“服从组织分配,做一块哪里需要哪里搬的砖”这样的简单想法,他走上了儿科医生的道路,这一走就是52年。

在这50多年里,叶老师医治患儿无数,其中,最难忘的,还是“脸盆宝宝”。那是90年代的一个夏天,烈日之下,一个满头大汗的壮年男子,蹬着三轮车,逆着车流冲进三院急诊大院,车还没停稳,就跳下三轮车,端着车斗里的一个脸盆匆

匆跑入儿科急诊。“大夫,大夫”他一边叫嚷着,一边掀开报纸覆盖的脸盆,候诊的患者和家属都惊叫起来。原来,不起眼的脸盆里,揉搓的旧报纸之下,竟然是一个蜷缩着、浑身青紫,发出微弱呻吟声的新生儿。当时,叶老师是科主任,立即跑到抢救室,给患儿复苏囊加压给氧,组织医护人员抢救,暖箱保暖、呼吸机辅助呼吸、建立静脉通路。在他的指挥之下,患儿很快进入重症监护病房救治。门诊结束后,他到病房看患儿,大家劝他回去休息时,他摇了摇头,说“回去我也不踏实,陪你们一起上夜班吧”。就这样,他在孩子身旁守了一夜,直到第二天清晨,患儿脱离危险后,他才踏踏实实离开。两周之后,粉嫩红润的婴儿出院了,嘹亮的哭声响彻楼道。2010年,当年的“脸盆宝宝”已经长成了1米七几的大小伙子,在我院举办的20年早产儿大聚会上,展示了嘹亮动听的歌声!

叶老师当了12年的科主任,一直把新生儿专业作为重点发展方向,正是他和老前辈们打下了的坚实基础,我们才得以发扬。近8年来,北医三院儿科成功救治200多个极低出生体重儿,2010年,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成为海淀区新生儿转诊救治中心。5年前,700克

的壮壮,现在已经是幼儿园中班的小机灵鬼了;今年国庆节,国内最小孕周,24周610克的“巴掌婴儿”小石头顺利出院。这不仅是我们105天努力的结果,从700克到610克,更凝聚了北医三院老中青三代医护人员的心血。

记得,我当住院总时,我们曾遇到一个因脐带脱垂,出生时重度窒息,抢救了半个小时才有呼吸的孩子。当时,年近40岁的父亲恳求我们,只要孩子能活下来,不管好坏,都养着。住院3天,孩子频繁惊厥伴呼吸暂停,7天还不会吃奶,3周出院时,是带着胃管走的。3个月后孩子癫痫发作,脑瘫的迹象显现了。大查房后的病例讨论时,叶老师专门挑出来,和我们共同分析,确认所有的抢救、治疗环节。最后,他语重心长地说:“我们已经尽力了!任重道远啊!”

大家知道,国际上公认的健康指标有孕产妇死亡率和婴儿死亡率。身在北京,尚且会像这位宝宝一样重度窒息、预后不好,远在山区、边睡的孩子如何救治呢?为了新生儿出生时的“黄金一分钟”,从2002年开始,时任中华围产医学学会主任委员的叶老师,多方奔走,2004年,促成了由原卫生部妇幼司、中华医学会

围产医学分会、美国儿科学会和强生儿科研究院共同建立的“中国新生儿复苏项目”,并担任专家组组长。

项目实施十余年,坚持用国际最新的新生儿复苏技术,培训参加分娩的医务人员。远到哈尔滨、新疆、贵州、广西,他把新生儿复苏技术手把手地教给基层医生。至今,该项目已培训医务人员16万余人,将分娩现场的新生儿死亡率从万分之7.55降至万分之3.41!减少了数以万计的残障儿童。

为了表彰叶老师对儿科学、新生儿学发展的卓越贡献,前不久,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授予他“中国儿科医师终身成就奖”。

52年过去了,从高大帅的小伙子,到而今头发稀疏、穿着布鞋,骑着自行车的老专家,叶鸿瑁教授在儿科已经奋斗到了古稀之年!他喜欢听新生儿的哭声,因为这哭声是宝宝来到人间向我们打的第一声招呼,它告诉我们,宝宝可以自主呼吸!它比世间最美妙的音乐都要动听!

热爱生命,热爱孩子,热爱儿科事业,叶鸿瑁教授期待着每一名新生儿出生时都有雄壮有力的哭声,更期待阳光下每一个孩子、每一个家庭幸福璀璨的笑容!

“赤脚医生”的信条

向下对折,抽象成深扎下去的根。人似乎就该扎在土里。你走着,命扎在根里,走多快都落不下它。——摘自《人字》

这首名为《人字》的诗,出自医生马志中之手,说出的是他的人生信条。

40多年过去了,当年辽西农村中那个不善言辞的赤脚医生,如今已成为全国眼外伤领域的权威,拥有“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眼科中心主任”“北京大学医学部眼科学系主任”“中华眼科学会眼外伤学组名誉组长”“国际眼外伤学会中国代表”等诸多头衔,他的“赤脚”也从辽西走到沈阳,走进北京,走出国门。但无论身在何处,马志中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双脚扎在土里。

1966年,16岁的马志中初中毕业,当时的社会环境使这个喜欢古文,梦想成为文学家的少年无法继续求学,他只能回到辽西家乡务农。

常年的劳作和营养缺乏,母亲积劳成疾,患上肝硬化。村里没有医生,马志中不忍看着母亲被病痛折磨,一次,他偶然在姥爷家的柳条筐里翻出了几本破了页的中医医书,其中竟有《伤寒论》。马志中欣喜万分,他一有空就捧读。没多久,他便开始大着胆子给母亲扎针

灸,还用一些药性温和的草药调理母亲的身体……渐渐地,母亲的病情有所好转,左邻右舍也常找他这个自学成才的“郎中”瞧病。

1969年,乡亲们推荐马志中去县医院学习半年,他成为新中国第一代赤脚医生。4年后,马志中又被推荐到沈阳医学院(现中国医科大学)医疗系学习。后来,他考取解放军总医院研究生,师从宋琛教授……

母亲临终前,拉着马志中的手说:“你将来要是当了大夫,可千万别忘了咱们庄稼人看病的难处啊!”这沉甸甸的嘱托刻在马志中的心上,提醒他永远不能忘记自己的根。

一次,沈阳军区的一位师长找马志中看病,费尽周折才住上院。一进病房,师长发现和他同日看门诊的一个小男孩竟先于他住进了医院。后来安排手术,小男孩又排在了他前面。“这孩子什么来头?”师长纳闷,忍不住找马志中打听。马志中的回答让他颇为意外——小男孩一没钱,二没势,他得到优先治疗就是因为他家穷。原来,男孩家境贫寒,父母为给他治病已经花了三万多元,没钱住店每天只能在火车站过夜。马志中知道后,一路“绿灯”,孩子当天就住进医院。

“就为这孩子,你这朋友我没交错!”师长冲马志中竖起大拇指。

“你都想象不到农村人进城看病的那种无助和恐惧,有的人可能一看那么高的门诊楼就不敢进了,觉得肯定特别贵。”正是因为马志中总是能够设身处地替这些农村患者着想,所以越穷的患者他照顾得越周到。

2006年冬天,马志中的病房里住进一位十几岁的内蒙古男孩,孩子视网膜脱落,做完手术那天正好是农历大年二十九,男孩的妈妈想立即接孩子出院。马志中无意中得知娘俩买的是大年三十的车票。“明天再出院吧,出院就上火回家多好。”马志中建议。

孩子妈摇摇头,支支吾吾:“还是在火车站忍一晚。跟您说实话,我们的住院费只够到今天,剩下的钱都买车票了。”马志中沉默了,转身出去,掏出200元帮母子俩多交了一天的住院费,剩下的钱买了些方便面,让他们路上吃。

为救治亲人,倾其所有,这份亲情总是感动着马志中。“医生的善良和恻隐情怀并非初入医门就有。是患者的病痛和虔诚不断润泽着医者心灵。好的医者,其心灵的澄澈是混沌沉



马志中在为患儿做检查

淀后的澄澈。其善其诚实际是来源于患者的感化和培育。”

这份善良这份真诚,马志中始终坚持。他只有周一和周三出诊,但每天早上交完班,上手术之前,他都会抽出一到两个小时在一楼眼科大厅的121房间加个“免费门诊”。那些家境贫寒,或者多次手术后负担较重的病人不用挂号,就可以找到马志中。一天一个多小时,一年就是上千次的门诊量,马志中相当于一年干了两年的活儿。

“一个医生就这么点儿本事,干吗非得把架子端得老高老高,让病人找不到你。一次服务不过是举手之劳,而对病人就是一辈子的事。”马志中的感慨来自一位让他感到愧疚的病人。那位患者一只眼睛从小失明,另一只眼睛视网膜脱落,来北京慕名找马志中看病,不巧,马志中出差了。其他医生为其手术,尚未恢复,患者就匆匆离京。不久后,患者的视网膜再次

脱落。因为看病已是一贫如洗的病人没能及时就诊,等他卖了猪羊和房子再次进京医治时,早已错过治疗时机。

马志中还是决定最后一搏。可祸不单行,手术时激光机偏巧又坏了,只能借用其他医院的设备,四五个小时的等待中,患者重见光明的希望消失殆尽。这只眼睛,是马志中心头永远的痛。

今年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典礼上,马志中代表教师发言。“我想告诉你们的是,这个世界好人多……我们正直地、善良地活着是为那些大多数好人。正直和善良是在寻找灵魂家园道路上的心理体验,只有灵魂自由的人们才是真正幸福的……”

掌声18次为马志中响起,这掌声是尊敬,更是年轻学生传承正直和善良的承诺。

摘自《北京日报》2014年10月20日第9版